

書名 尚書註疏二十卷
撰者 漢 孔安國 傳, 唐 陸德明
音義, 唐 孔穎達 疏
卷 卷十一
內容分類 經 書 唐
索書號 經部 彙刻-1
編號 A0979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097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 彙刻-1](#)

[漢籍善本文影資料庫文本 尚書註疏二十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卷十一

尚書註疏卷第一

漢孔氏序

唐孔穎達疏

尚書序

釋文

此孔氏所作述尚書起之時代并

疏

正義

敘爲注之由故相承講之今依舊爲音
本沖寂非有名言旣形以道生物由名舉則凡諸經
史因物立名物有本形形從事著聖賢闡教事顯於
言言愜羣心書而示法旣書有法因號曰書後人見
其久遠自於上世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
曰尚書且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是故存言以聲
意立書以記言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言者
意之筌蹄書言相生者也書者舒也書緯璿璣鈴云
書者如也則書者寫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劉
熙釋名云書者庶也以記庶物又爲著言事得彰著
五經六籍皆是筆書此獨稱書者以彼五經者非是

爲後於時箕子益謂請立啓而帝乙不聽今追恨其事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爲太子而帝乙不肯我病子不得立則宜爲殷後。○傳言將至一途。

正義曰不肯遯以求生言將與紂俱死也或去或留所執各異皆歸於仁孔子稱殷有三仁焉是皆歸於仁也易繫辭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是非一途也何晏云仁者愛人三人行與

而同稱仁者以其俱在憂亂寧民

漢書商君傳公叔敖曰臣聞仁義者皆難處也爵位者皆

其本末矣故與之共其難接諸君安輯平生之業

○聖朝因舊制以實我朝之典事無遺失文武王言商

周政猶繼舊制故能順天休下無違言

蓋禹湯之舊事暴虐無道若無禹湯則無以成

齊顧賴皇唐重熙昇極此固所以垂鑑於萬世

昔許由辭堯湯辭桀夏禹辭桀商湯辭桀周公辭

管仲辭桓公辭惠公晉文公辭襄公皆以無能而

辭讓誠以誠學也豈可以文自高也故稱舉賢與

昔許由辭堯湯辭桀夏禹辭桀商湯辭桀周公辭

管仲辭桓公辭惠公晉文公辭襄公皆以無能而

辭讓誠以誠學也豈可以文自高也故稱舉賢與

尚書註疏卷第十一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泰誓上第一

周書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

傳

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茲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觀

兵孟津以下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

○芮如銳反虞芮二國名僉七廉反

一月戊午師渡孟津

傳

十三年正

月二十八日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紂。○孟津地名也。

作泰誓

三篇傳渡津乃作

元

惟十至三篇。○正義曰惟文王受命十有一年武王服喪既畢

舉兵伐殷以卜諸侯伐紂之心雖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至十三年紂惡既盈乃復往伐之其年一月戊午之日師渡孟津王誓以戒衆史敘其事作泰誓三

篇。○傳周自至示弱。○正義曰武成篇云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則文王以九年而卒也無逸稱文王享國五十年自嗣位至卒非徒九年而已知此十一年者文王改稱元年至九

年而卒至此年爲十一年也詩云虞芮質厥成毛傳稱天下聞虞芮之訟息歸周者四十餘國故知周自

虞芮質厥成諸侯竝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至此十一年武王居父之喪三年服畢也案周

書云文王受命九年惟暮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其時猶在但未知崩月就如暮春卽崩武王服喪至

十一年三月大祥至四月觀兵故今文泰誓亦云四年而卒

月觀兵也知此十一年非武王卽位之年者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也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計其終年文王崩時武王已入十三矣入十四卽位至九十三而崩適滿十年不得以十三年伐紂知此十一年者據文王受命而數之必繼文王年者爲其卒父業故也緯侯之書言受命者謂有黃龍玄龜白魚赤雀負圖衡書以命人主其言起於漢哀平之世經典無文焉孔時未有此說咸有一德傳云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此傳云諸侯竝附以爲受命之年是孔解受命皆以人事爲言無瑞應也史記亦以斷虞芮之訟爲受命元年但彼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不得與孔同耳三年之喪三十五月而畢故九年文王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是十一年伐殷者止爲觀兵孟津以上諸侯伐紂之心言于商知亦至孟津也。○傳十三年正朔至伐紂。○正義曰以一月戊午乃是作誓月日經十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又云戊午

午次于河朔知此一月戊午是十三年正月戊午日非是十一年正月也序不別言十三年而以一月接十一年下者序以觀兵至而卽還略而不言月日誓則經有年有春故略而不言年春正言一月使其互相足也戊午是二十八日以歷推而知之據經亦有其驗漢書律歷志載舊說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武成篇說此伐紂之事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則壬辰近朔而非朔是爲月三日也二日壬辰則此月辛卯朔矣以次數之知戊午是二十八日也不言正月而言一月者以武成經言一月故此序同之武成所以解一月者易革卦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象白君子以治歷明時然則改正治歷必自武王始矣武王以殷之十二月發行正月四日殺紂旣入商郊始改正朔以殷之正月爲周之二月其初發時猶是殷之十二月末爲周之正月改正在後不可追名爲正月以其實是周之正月故史以一月名之顧氏以爲古史質或云正月或云一月不與春秋正月同義或然也易緯稱文王受命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

爲首引故文不同耳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大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三十八宿謂爲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然則漢初惟有二十八篇無泰誓矣後得僞泰誓三篇諸儒多疑之馬融書序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爲鵠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我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王肅亦云泰誓近得非其本經馬融惟言後得不知何時得之漢書婁敬說高祖云武王伐紂不期而會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僞泰誓有此文不知

其本出何書也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云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今引其文是武帝之時已得之矣李顥集注尚書於僞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爲波僞書作傳不知顥何由爲此言梁王兼而存之言本有兩泰誓古文泰誓伐紂時事聖人取爲尚書今文泰誓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爲周書此非辭也彼僞書三篇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三篇亦伐紂時事非盡觀兵時事也且觀兵示弱卽退復何誓之有設有其誓不得同以泰誓爲篇名也

泰誓

傳大會以誓衆

傳大會以誓衆○正義曰

周泰誓者其大會以誓衆也王肅云武王以大道誓衆肅解彼僞文故說謬耳湯誓指湯爲名此氏以爲泰者大之極也猶如天子諸侯之子曰太子天子之卿曰太宰此會中之大故稱泰誓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傳

三分二諸侯及諸戎狄

此周之孟春。

惟十有三年春或作十有一年後人妄看序文輒改之

惟十至孟津

正義自此三篇俱是孟津之上大告諸國之君而發首異者此見大會誓衆故言大會于孟津中篇徇師

而誓故言以師畢會下篇王更徇師故言大巡六師皆史官觀事而爲作端緒耳。

傳

三分至孟春

正義曰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中篇言羣后以師畢會則周之所有諸國皆集牧誓所呼有庸蜀羌髥微

盧彭濮人知此太會謂三分有三之諸侯及諸戎狄皆會也序言一月知此春是周之孟春謂建子之月

也知者案三統曆以殷之十二月武王發師至二月甲子咸劉商王紂彼十二月卽周之正月建子之月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傳冢

生之謂父母靈

大御治也友諸侯親之稱大君尊之下及我治事衆

士大小無不皆明聽誓

傳

冢大至聽誓

正義曰

之事故通訓御爲治也同志爲友天子友諸侯親之也牧誓傳曰言志同滅紂今總呼國君皆爲大君尊之也下及治事衆士謂國君以外卿大夫及士諸掌事者大小無不皆明聽誓自士以上皆摠戒之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

傳

生之謂父母靈

神也天地所生惟人爲貴

傳

生之至爲貴

正義曰

謂天地爲父母也老子云神得一以靈靈神是一故靈爲神也禮運云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言人能兼此氣性餘物則不能然故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爲貴此經之意天地是萬物之父母言天地之意欲養萬物也人是萬物之最靈言其尤宜長養也紂違天地之心而殘害人物故

言此以數之與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亶丁人下句爲首引也

誠聰明則爲大君而爲衆民父母但反

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

傳沈湎嗜

酒冒亂女色敢行酷暴虐殺無辜○酒面善反冒莫

志反切韻常利○疏沈湎至無辜○正義曰人被酒反酷苦毒反○疏因若沈於水酒變其色酒然齊同

故沈湎爲嗜酒之狀冒訓貪也亂女色荒也酷解經

之暴殺解經之虐皆果敢爲之案說文云酷酒厚味

也酒味之厚必嚴烈人之暴虐與酒嚴烈同故謂之酷

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言淫濫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所以政亂

傳一人至政亂○正義曰秦政酷虐有三族之刑謂

罪人以族官人以世

傳

非止犯者之身乃更上及其父下及其子經言罪人以族故以三族解之父母前世也兄弟及妻當世也子孫後世也一人有罪刑及三族言淫濫也古者臣有大功乃得繼世在位而紂之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已濫受寵子弟頑愚亦用不堪其職所以政亂官人以世惟當用其子耳而傳兼言兄者以紂爲惡或當因兄用弟故以兄協句耳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

萬姓傳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侈

謂服飾過制言匱民財力爲奢麗○榭爾雅云有木

彼皮反障之亮

疏

土高至奢麗○正義曰釋宮云

反匱其媿反○疏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李巡曰所以

古今通語明實同而兩名此傳不解宮室義當然也釋宮又云闔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曰臺積土爲之所以觀望也臺上有屋謂之榭又云無室曰榭四方而高曰臺孫炎曰榭但有堂也郭璞曰榭卽今

之堂壇也然則榭是臺上之屋歇前無室今之廳是也詩云彼澤之陂毛傳云陂澤障也障澤之水使不流漁謂之陂停水不流謂之池侈亦奢也謂衣服采飾過於制度言匱竭民之財力爲奢麗也顧氏亦云華侈服飾二劉以爲富室之上而加侈服據孔傳云服飾過制卽謂人之服飾三劉之說非也殷本紀云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聚野獸飛鳥置其中大聚樂戲於沙丘以酒爲池懸肉爲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說紂奢侈之事書傳多矣

焚炙忠

良剗剔孕婦

忠良無罪焚炙之懷子之婦剗剔視

之言暴虐

○剗曰胡反剗他歷反

元傳

忠良至暴虐

俱燒也剗剔謂割剗也說文云剗剗也今人去肉至骨謂之剗去是則亦剗之義也武王以此數紂之惡必有忠良被炙孕婦被剗不知其姓名爲誰也殷本紀云紂爲長夜之飲時諸侯或叛妲已以爲罰輕紂

欲重刑乃爲熨斗以火燒之然使人舉輒爛其手不能勝紂怒乃更爲銅柱以膏塗之亦加以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跌墜入中紂與妲已以爲大樂名曰炮烙之刑是紂焚炙之事也後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請紂除炮烙之刑紂許之皇甫謐作帝王世紀亦云然謐又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卽引此爲

剗剔孕婦也

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勲未

集

言天怒紂之惡命文王敬行天罰功業未成而

崩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

功業未成而

就之故故我與諸侯觀紂政之善惡謂十一年自孟

津還時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

先宗廟弗祀

悛改也言紂縱惡無改心平居無故

廢天地百神宗廟之祀慢之甚○悛七

全反

疏傳

悛改至之甚○正

義曰左傳稱長惡不悛悛是退前創改之義故爲改也觀政于商紂當恐怖言紂縱惡無改悔之心平居

無故不事神祇是紂之大惡上帝舉其尊者謂諸神悉皆不事故傳言百神以該之不事亦是不祀別言

遺厥先宗廟弗祀遺棄祖父言其慢之甚也

犧牲粢盛既于凶盜

傳凶人

盡盜食之而紂不罪○粢音咨黍稷曰粢盛音成在器曰盛

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傳

紂言吾所以有兆民有天命故羣臣畏罪不爭無能止其慢心○懲直承反爭爭鬪之爭

民作之君作之師

傳

信天佑助下民爲立君以政之爲立師以教之○爲于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

傳

天佑助下民爲立君以政之爲于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

傳

當能助天寵安天下○相息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

亮反

厥志○否方○天佑至厥志○正義曰已上數紂之

其志○有反○天佑至厥志○正義曰已上數紂之

罪此言伐紂之意上天佑助下民不

欲使之遭害故命我爲之君上使臨政之爲之師保使教誨之爲人君爲人師者天意如此不可違天我今惟其當能佑助上天寵安四方之民使民免於患難今紂暴虐無君師之道故今我往伐之不知伐罪之事爲有罪也爲無罪也不問有罪無罪志在必伐我何敢有遠其本志而不伐之○傳言天至教之○正義曰衆民不能自治立君以治之立君治民乃是天意言天佑助下民爲立君也治民之謂君教民之謂師君旣治之師又教之故言作之君作之師師謂君與民爲師非謂別置師也○傳當能至天下○正義曰天愛下民爲立君立師者當能佑助天意寵安天下不奪民之財力不妄非理刑殺是助天寵愛民

也。○傳越遠至其志。正義曰：越者踰越超遠之義。故爲遠也。武王伐紂，內實爲民除害外則以臣伐君，故疑其有罪與無罪。嘗已志欲爲民除害，無問是之與否，不敢遠其志。詔巴本志欲伐何敢遠本志捨而也。不伐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傳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也。

則秉義者強揆度優劣勝負可見。○度徒洛。傳力

反下注同。傳鈞至

可見。正義曰：德者得也，自得於心，義者宜也，動合事宜。但德在於身，故言有德義施於行，故言秉執武王志，在養民，動爲除害，有君人之明德，執利民之大義。與紂無者爲敵，雖未交兵，揆度優劣，勝負可見。示以必勝之道，令士衆勉力而戰也。

心不和諧。○億十萬曰：億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傳三千無心

言同欲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傳

三千無心

紂之爲惡一以貫之，惡貫已滿天畢其命今不誅紂

則爲逆天與紂同罪。○貫古

亂反

傳

紂之至同罪。○正義曰：紂之爲惡如物

在繩索之貫一以貫之，其惡貫已滿矣。物極則反之，下欲畢其命，故上天命我誅之。今我不誅紂，則是逆天之命，無恤民之心。是我與紂同罪矣。猶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

予小子夙夜祗懼

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

傳祭社曰：宜冢土社也。言我畏天之威，告文王廟以

事類告天祭社用汝衆致天罰於紂。○類師祭名冢

反傳祭社至於紂。○正義曰：釋天引詩云：乃立冢

土，戎醜攸行。卽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曰：宜求見福祐，也是祭社曰宜冢訓大也。社是土神，故冢土社也。毛詩傳云冢土

大社也受命文考是告廟以行故爲告文王廟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此受命文考卽是造乎禰也。王制以神尊卑爲次故先言帝社後言禰此以廟是已親若言家內私義然後告天故先言受命文考而後言類于上帝舜典類于上帝傳云告天及五帝此以事類告天亦當如彼也罰紂是天之意故用汝衆致天罰於紂也。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矜憐也言天除惡樹善與民同容。

從才反

爾尚弼予一

人永清四海

傳

穢惡除則四海長清時哉弗可失

傳

言今我伐紂正是天人合同之時不可違失

泰誓中第二

周書

傳

次止至之北○正義曰次是止舍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

傳

次止也戊午渡河而誓旣誓而

止於河之北

疏傳

次止至之北○正義曰次是止舍

戊午師渡孟津則師以戊午日渡也此戊午日次于河朔則是師渡之日次止也上篇是渡河而誓未及止舍而先誓之此次于河朔者是旣誓而止於河之北也莊三年左傳例云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此次直取止舍之義非春秋三日之例也何何訖卽行不容三日止于河旁也

羣后以師畢會

傳

諸侯盡會次也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

聽朕言

傳

徇循也武王在西故稱西土○徇似俊反

也

傳

徇循至西土○正義曰說文云徇疾也徇行也猶是疾行之意故以徇爲循也下篇大巡六

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傳言吉人竭日以爲善凶人亦竭日以行惡○竭巨列反

以爲善凶人亦竭日以行惡○苦蓋反

今商王受

力行無度傳行無法度竭日不足故曰力行播棄犁

老昵比罪人傳鯀背之者稱犁老布棄不禮敬昵近

罪人謂天下逋逃之小人○犁力私反又力今反昵

女乙反比毗志反鯀他來

名逋布吳反疏傳鯀背者老壽也舍人曰鯀背老人氣衰

皮膚消瘠背若鯀魚也孫炎曰耆面凍犁色似浮垢

也然則老人背皮似鯀面色似犁故鯀背之者稱犁

老傳以播爲布布者徧也言徧棄之不禮敬也昵近

釋詁文孫炎曰昵親近也牧誓數紂之罪云四方之

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知紂所親近罪人謂天下逋逃之小人也淫酗肆虐臣下化之傳過酗縱虐以酒成惡臣下化之言罪同○酗

反疏傳過酗至罪同○正義曰酗是酒怒淫酗共文

則淫非女色故以淫爲過言飲酒過多也肆是放縱之意酒過則酗縱情爲虐以酒成此暴虐之惡

臣下化而爲之由紂惡而臣亦惡言君臣之罪同也

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臣下朋

黨自爲仇怨脅上權命以相誅滅籲呼也民皆呼天

告冤無辜紂之穢德彰聞天地言罪惡深○脅虛業

穢於充朋家至彰聞○正義曰小人好忿天性之常

廢反化紂淫酗怨怒無已臣下朋黨共爲一家與

前人竝作仇敵脅上權命以相滅亡無罪之人怨嗟呼天紂之穢惡之德彰聞天地言其罪惡深也○籲

臣下至罪惡深。正義曰：脅上謂紂既昏迷，朝無綱紀，姦宄之臣脅於在下，假用在上之權，命脅之更相誅滅也。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

傳言君天下者當奉天以

愛民

○辟必反

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

傳桀不能

順天流毒虐於下國萬民言凶害天乃佑命成湯降

黜夏命

傳言天助湯命使下退桀命

惟受罪浮于桀

傳浮過

傳浮過

○正義曰：物在水上謂之浮，浮者

紂惡之甚，故下句說其過桀之狀案夏本紀及帝王世紀云：諸侯叛桀，闢龍逢、伊尹諫桀，桀曰：「天之有日如吾之有民，日亡吾乃亡矣。」是桀亦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而云過于桀者，殷本紀云：「紂剖比干觀其心，桀殺龍逢、無剖心之事。又桀惟比之於日，紂乃詐命於天。」又紂有炮烙之刑，又有剝

胎斬脰之事而桀皆無

剝喪元良

賊虐諫輔

傳剝傷

害也。賊殺也。元善之長，良善以諫輔，紂反殺之。

息浪反長

傳剝傷至殺之

○正義曰：說文云：剝，裂竹文，反。

也。一曰則割也。裂與割俱是傷害之義也。殺人謂之賊，故賊爲殺也。元者善之長，易文言文良之爲善，書傳通訓也。元良俱善，而數舉之者，言其剝喪善中之善爲害大也。以諫輔紂，紂反殺之，即比干是也。上篇言焚炙忠良與此經相類，而復言此者，以殺善人爲惡之大故重陳之也。

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

傳

言紂所以罪過於桀

○已音紀

厥監惟不

遠在彼夏王

傳

其視紂罪與桀同，罪言必誅之

傳其

視至誅之。正義曰：紂罪過於桀而言與桀同，罪不過死，合死之罪同，言必誅也。

予乂民傳用我治民當除惡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

戎商必克傳

言我夢與卜俱合於美善以兵誅紂必

克之占疏

傳言我至之占○正義曰精者事之祥人之夢爽先見者也吉凶或有其驗聖王採

而用之我卜伐紂得吉夢又戰勝禮記稱卜筮不相

襲襲者重合之義訓戎爲兵夢卜俱合於美是以兵誅紂必克之占也聖人逆知來物不假夢卜言此以

強軍人之意耳史記周本紀云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羣八皆懼惟太公強之太公六韜云十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蓍不踰人矣彼言不吉者

六韜之書後人所作史記又採用六韜好事者妄矜太公非實事也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傳

平人凡人也雖多而執心用德不同

人至不同○正義曰昭二十四年左傳此文服虔杜預以夷人爲夷狄之人卽如彼言惟云億兆夷人則

受率其旅若林卽曾無華夏人矣故傳訓夷爲平平人爲凡人言其智慮齊識見同人數雖多執心用德不同心謂謀慮德謂用行智識旣齊各欲申意故心德不同也

予有亂臣十人同心

同德傳我治理之臣雖少而心德同○十人周公旦

畢公榮公太顛閼天散宜生疏我治至德同○正義曰釋詁云亂治也召公奭太公望

南宮括及文母治直吏反故謂我治理之臣有十人也十人皆是上智咸識周是殷非故人數雖少而心德同同佐武王欲共滅紂也論語引此云予有亂臣十人而孔子論之有一婦人焉則十人之內其一見婦人故先儒鄭玄等皆以十人爲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顛閼天散宜生南宮括也雖有周親不如仁

人傳

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

傳周至至仁人○正義曰詩毛傳亦以周爲至相傳爲此訓也武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則紂黨不多於周

但辭有激發旨有抑揚欲明多惡不如少善故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言天因民以視聽民所惡

者天誅之。○惡烏路反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傳已能

無惡于民民之有過在我教不至疏

百姓有過在予

一人

○正義曰

言此者以上云民之所惡天必誅之已今有善不爲民之所惡天必佑我令教化百姓若不教百姓使有罪過實在我一人之身此百姓與下百姓凜凜皆謂天下衆民也。

今朕必往我武惟

揚侵于之疆傳

揚舉也言我舉武事侵入紂郊疆伐

之。

○疆居

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傳

桀流毒

天下湯黜其命紂行凶殘之德我以兵取之伐惡之

良反

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傳桀流毒

道張設比於湯又有光明疏今朕至有光○王善曰之除害今我必往伐紂我之武事惟於此舉之侵紂之疆境取彼爲凶殘之惡者若得取而殺之是我伐凶惡之事用張設矣湯惟放逐我擒取是比於湯又益有光明○傳揚舉至伐之○正義曰文王世子論舉賢之法云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是揚舉義同故揚爲舉也於時猶在河朔將欲行適商都言我舉武事侵入紂之郊疆往伐之也春秋之例有鐘鼓白伐無曰侵此實伐也言往侵者侵是入之意非如春秋之例無鐘鼓也

易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傳

最勉也夫

子謂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寧執非敵之志伐之則

克矣。

○將子匠反

易哉至非敵○正義曰取得紂

士等呼將士令勉力也以兵伐人當臨事而懼汝將士等無敢有無畏輕敵之心寧執守似前人之強非

已能敵之志以伐之如是小可克矣。○傳勗勉至克矣。○正義曰勗勉釋詁文呼將士而誓之知夫子是將士也老子云禍莫大於輕敵故令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令其必以前敵爲可畏也論語稱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令軍士等不欲發意輕前人寧執非敵之志恐彼強多非我能敵執此志以伐之則當克矣

百姓懔懔若崩厥角

言民畏紂之虐

危懼不安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

○懷力

傳言民頭甚反至容

○正義曰懔懔是怖懼之意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其志懔懔然以畜獸爲喻民之怖懼若似畜獸崩摧其頭角然無所容頭顧氏云常如人之欲崩其角也言容頭無地隱三年穀梁傳曰高曰崩頭角之稱崩體之高也

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傳汝

同心立功則能長世以安民

泰誓下第三

周書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是其戊午明日師

出以律三申令之重難之義衆士百夫長已上

○政令

反重直用反長竹丈傳是其至已上○正義曰上

力

篇既次乃誓爲文稍詳故言以師畢會此篇最在其後爲文益詳故言大巡六師巡遼周徧大其事故稱

大也師者衆也天子之行通以六師爲言於時諸侯盡會其師不啻六也師出傳易師卦初六爻辭也

律法也行師以法卽誓勑賞勸是也禮成於三故爲

二篇之誓三度申重號令爲重慎艱難之義也孫子兵法三令五申之此誓三篇亦爲三令之事也牧誓工所呼者從上而下至百夫長而止知此衆士是百

夫長已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上也

傳言天有明道其義類惟明言王所宜法則

疏言天至

法則○正義曰孝經云則天之明昭二十五年左傳云以象天明是治民之事皆法天之道天有尊卑之序人有上下之節三正五常皆在於天有其明道此天之明道其義類惟明言明白可效王者所宜法則之將言商王不法天道故先標二句於前其下乃述商王違天之事言其罪宜誅也今商王受

狎侮五常荒怠弗敬

傳輕狎五常之教侮慢不行大

爲怠惰不敬天地神明○惰徒

傳輕狎至神明○

註云狎慣忽之言慣見而忽也意與侮同傳因文重而分之五常卽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人之常行法天明道爲之輕狎五常之教侮慢而不遵行之是違天顯也訓荒爲大大爲怠惰不敬謂

天地神明也」篇云不事上帝神祇知此不敬
不敬天地神明也禮云毋不敬傳舉天地以言明每事皆
不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傳不敬天自絕之酷虐民

結怨之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

傳冬月見朝涉水

者謂其脛耐寒斬而視之比干忠諫謂其心異於人剖而觀之酷虐之甚○斲側略反又士略反朝陟遙反

反

傳冬月至之甚○正義曰釋器云魚曰斲之樊

光云斲斫也說文云斲斬也斲朝涉水之脛必

有所由知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疑其骨髓

有異斬而視之其事或當有所出也殷本紀云微子

旣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怒

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是紂謂比

干心異於人剖而觀之言酷虐之甚

作威殺戮毒痛四海

傳痛病也言

害所及遠。痛徐音敷

又普吳反

病

病至及遠。正義曰
必徧及夷狄而云病四海者言害所及者遠也

崇信姦回放黜師保

傳回邪

也姦邪之人反尊信之可法以安者反放退之似嗟

反屏棄典刑囚奴正士

傳屏棄常法而不顧箕子正

諫而以爲囚奴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

悅婦人

傳言紂廢至尊之敬營卑褻惡事作過制技

巧以恣耳目之欲。

技其綺反

郊社至婦人

○正義曰不修謂不掃治也不享謂不祭祀也與上篇不事上帝神祇遺厥

先宗廟不祀其事一也重言之耳奇技謂奇異技能

淫巧謂過度工巧二者大同但

技據人身巧指器物爲異耳

上帝弗順祝降時喪

傳祝斷也天惡紂逆道斷絕其命故下是喪亡之誅

○喪蘇浪反斷丁

傳祝斷○正義曰哀十四年公羊傳云子路死子曰天祝予何

管反惡烏路反

休云祝斷也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傳孜孜

勸勉不怠

○孜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

傳讎

武王述古言以明義言非惟今惡紂獨夫受洪惟作

威乃汝世讎

傳言獨夫失君道也大作威殺無辜乃

是汝累世之讎明不可不誅樹德務滋除惡務本

傳

立德務滋長去惡務除本言紂爲天下惡本肆予小

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

傳言欲行除惡之義絕盡

紂。參徒典反。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傳迪

子廉反

進也。殺敵爲果。致果爲毅。登成也。成汝君之功。

○午旣

反

記傳

迪進至之功。正義曰。迪進登成皆釋詁文。

說

殺敵爲果。致果爲毅。宣二年左傳文果謂果敢。

毅

謂強決能殺敵人。謂之爲果。言能果敢。以除賊。致

此果

敢是名爲毅。言能強決。以立功。皆言其心不猶

豫也。

軍法以殺敵爲上。故勸令果毅成功也。

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傳

賞以勸之戮。以威之。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

光于四方。顯于西土。

傳稱父以感衆也。言其明德充

塞四方。明著岐周。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傳言文王德

大故受衆方之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予克受非予。

武惟朕文考無罪。

傳推功於父。言文王無罪於天下。

故天佑之人。盡其用。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

子無良。

傳若紂克我。非我父罪。我之無善之致。

說

紂至之致。正義曰。言克受乃是文王之功。若受克

予非是文王之罪而言。非我父罪。我之無善之致者。

其意言勝非我功敗非父。

咎崇孝罪已以求衆心耳。

牧誓第四

周書

武王戎車三百兩。

傳

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

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

○車音居。釋名云。古者聲如居。

虎賁三百人

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

夫長

○責音奔
稱尺證反

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牧誓

至牧地而誓衆

○牧如字徐一音茂說文
作塢云地名在朝歌南七

十里字

武

止至牧誓

○正義曰武王以兵戎

林音母武止至牧誓○正義曰武王以兵戎之車三百兩虎賁之士三百人與受戰於商郊牧地之野將戰之時王設言以誓衆史敘其事作牧誓○**傳**兵車至全數○正義曰孔以虎賁三百人與戎車數同王於誓時所呼有百夫長因謂虎賁卽是百夫之長一人而乘

一車故云兵車百夫長所載也數車之法一車謂之一兩詩云百兩疋之是車稱兩也風俗通說車有兩輪故稱爲兩猶履有兩隻亦稱爲兩詩云葛屨五兩卽其類也一車步卒七十二人

司馬法文也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凡二萬一千人計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當有二萬一千六百人孔略六百而不言故云舉全數顧氏亦同此解孔旣用司馬法一車七十二人又云兵車百夫長所載又下傳以百夫長爲卒帥是實領百人非惟七十二人依周禮大司馬法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故一鄉出一軍鄉爲正遂爲副若鄉遂不足則徵兵于邦國則司馬法六十四井爲甸計有五百七十六夫共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至於臨敵對戰布陳之時則依六鄉軍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乃會車之卒伍鄭云車亦有卒伍左傳戰于繻葛杜註云車二十五乘爲偏是車亦爲卒伍之數也則一車七十二人者自計元科兵之數科兵旣至臨時配割其車雖在其人分散前配車

之入臨戰不得還屬本車當更以虎賁甲士配車而戰孔舉七十二人元科兵數者欲摠明此百兩人之大數云兵車百夫長所載者欲見敵實一車有百人旣虎賁與車數相當又經稱百夫長故孔爲此說。傳勇士至夫長○正義曰周禮虎賁氏之官其屬有虎士八百人是虎賁爲勇士稱也若虎之賁走逐獸言其猛也此虎賁必是軍內驍勇選而爲之當時謂之虎賁樂記云虎賁之士說劍謂此也孔意虎賁卽是經之百夫長故云皆百夫長也

時甲子昧爽

傳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昧冥

爽明早旦。昧音昧爽明也昧爽謂旦也馬云昧未旦也春秋主書動事編次爲文於法日月時年皆具其有不具史闕耳尚書惟記言語直指設言之日上篇戊午次于河朔洛誥戊辰王在新邑與此甲子皆言有日無月史意不爲編次故不具也是克紂之月甲子

之日是周之二月四日以曆推而知之也釋言云昧冥也昧亦晦義故爲冥也冥是夜爽是明夜而未明謂早旦之時蓋鷄鳴後也爲下朝至發端朝卽昧爽時也

誓

傳

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癸亥夜陳甲子朝誓將

與紂戰。

陳直

傳紂近至紂戰○正義曰傳言在刀反

甫謐云在朝歌南七十里不知出何書也言至于商郊牧野知牧是郊上之地戰在平野故言野耳詩云于牧之野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繼牧言野明是牧地而鄭玄云郊外曰野將戰于郊故至牧野而誓案經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豈王行已至於郊乃復倒退適野誓訖而更進兵乎何不然之甚也武成云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癸亥夜已布陳故甲子朝而誓衆將與紂戰故戒勑之

鉞右秉白旄以麾

曰逖矣西土之人

傳

曰逖矣西土之人

斧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逃遠也遠矣西土之人勞苦之。

○杖徐直亮反鉞音越本又作戈旄音毛馬云

白旄旄牛尾麾許

○傳鉞以至苦之○正義曰太公危反逃他歷反

○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

錢廣雅云鉞斧也斧稱黃鉞故知以黃金飾斧也鉞以殺戮殺戮用右手用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

把旄示有事於教其意言惟教軍人不誅殺也把旄何以白旄用白者取其易見也逃遠釋詁文

王

曰嗟我友邦冢君

傳同志爲友言志同滅糴御事司

徒司馬司空

傳治事三卿司徒主民司馬主兵司空

主土指誓戰者

○傳治事至戰者○正義曰孔以於

時已稱王而有六師亦應已置六

卿今呼治事惟三卿者司徒主民治徒庶之政令司

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壁以營軍是

其誓戰者故不及太宰太宗司寇也其時六卿真否不可得知但據此三卿爲說耳此御事之大指三卿而說是不通

亞旅師氏

傳亞次旅衆也衆大夫其位

次卿師氏大夫官以兵守門者

○傳亞次至門者○

文旅衆釋詁文此及左傳皆卿下言亞旅知是大夫其位次卿而數衆故以亞次名之謂諸是四命之大夫在軍有職事者也師氏亦大夫其官掌以兵守門所掌尤重故別言之周禮師氏中大夫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朝在外野則守內列鄭玄云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守之如守王宮

千夫長百夫長

傳師帥卒帥○正義反下同

曰周禮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孔以師雖二千五百人舉全數亦得爲千夫長長與帥其義同是千夫長亦可以稱師故以千夫長爲師帥百夫長爲卒帥王肅云師長卒長意

與孔同順經文而稱長耳鄭玄以爲師帥旅帥也與孔不同

及庸蜀羌羣微盧彭

濮人

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叟羣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

徐起

良反說文云西戎牧羊人羣茂侯傳八國至之南反濮音十叟所求反又蘇走反正義曰九州之外四夷大名則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其在當方或南有戎而西有夷此八國並非華夏故大判言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也此八國皆西南夷也文王國在於西故西南夷先屬焉大劉以蜀是蜀郡顯然可知孔不說又退庸就濮解之故以次先解羌云羌在西蜀叟者漢世西南之夷蜀名爲大故傳據蜀而說左思蜀都賦云三蜀之豪時來時往是蜀都分爲三羌在其西故云西蜀叟叟者蜀夷之別名故後漢書興平元年馬騰劉範謀誅李傕益州牧劉焉遣叟兵五千人助之是蜀夷有名叟者也羣微在巴蜀

者巴在蜀之東偏漢之巴郡所治江州縣也盧彭在西北者在東蜀之西北也文十六年左傳稱庸與百濮伐之楚遂滅庸是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櫛

稱舉也戈戟干櫛也

此徐扶志毗志二正義曰稱舉釋言文方言云戟楚謂之干吳反櫛食準反又音允

傳

櫛櫛○正義曰稱舉釋言文方言云戟楚謂之干吳揚之間謂之戈是戈卽戟也考工記云戈柵六尺有六寸車戟常鄭云八尺曰尋倍尋曰當然則戈戟長短異名而云戈者卽戟戈戟長短雖異其形制則同此云舉戈宜舉其長者故以戈爲戟也方言又云櫛自關而東或謂之櫛或謂之干關西爲之櫛是干吳爲一也戈短人執以舉之故言稱櫛則並以扞敵故言比矛長立之於地故言之也

王曰古人

有言曰牝雞無晨

此頻引反言無晨鳴之道

徐扶忍反

牝

雞之晨惟家之索

此頻引反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雌代雄

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索西

各反

疏傳

索盡至國亡○正義曰

禮記檀弓曰吾離羣而索志則索居爲散義鄭玄云
索散也物散則盡故索爲盡也牝雞雌也爾雅飛曰
雌雄走曰牝牡而此言牝雞者毛詩左傳稱雄狐是
亦飛走通也此以牝雞之鳴喻婦人知外事故重申
喻意云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七家摠貴
賤爲文言家以對國耳將陳紂用婦言故舉此古人
之語紂直用婦言耳非能奪其政舉此言者專用其
之語紂直用婦言耳非能奪其政舉此言者專用其
言賞罰由婦卽是奪其政矣婦人不當知政是別外
內之分若使賢如文母可以興助國家則非牝雞之喻矣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

傳 姐已惑紂紂信用之

音紀紂妻也

疏傳 姐已至用之○日

義曰晉語云殷卒伐有蘇氏蘇氏以姐已女焉姐已有寵而亡殷殷本紀云紂嬖于婦人愛姐已惟姐已之言是從列女傳云紂好酒淫樂不離姐已姐已所舉言者貴之姐已所憎者誅之爲長夜飲姐已好之

百姓怨望而諸侯有叛者姐已曰罰輕誅薄威不立耳紂乃重刑辟爲炮烙之法姐已乃笑武王伐紂斬姐已頭懸之於小白旗上以爲亡紂者此女也

昏棄厥肆祀弗答

傳 昏亂肆

陳答當也亂棄其所陳祭祀不復當享鬼神○復扶又反

疏傳 昏亂至鬼神○正義曰昏闇者於事必亂故昏爲亂也詩云肆筵設席肆者陳設之意毛傳亦以肆爲陳也對答相當之事故答爲當也紂身昏亂棄其宜所陳設祭祀不復當享鬼神與上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亦一也不事神祇惡之大者故泰誓及此三言之

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

迪傳 王父祖之昆弟母弟同母弟言棄其骨肉不接

之以道

疏傳 王父至以道○正義曰釋親云父之考

爲祖之昆弟棄其祖之昆弟則父之昆弟亦棄之矣春秋之例母弟稱弟凡春秋稱弟皆是母弟也母弟

謂同母之弟同母尚棄別生者必棄矣舉尊親以見卑疎也遺亦棄也言紂之昏亂棄其所遺骨肉之親不接之以道經先言棄祀棄親者鄭玄云誓首言此者神怒民怨紂所以亡也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傳言紂棄其賢臣而尊長逃亡

罪人信用之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傳士事也

用爲卿大夫典政事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使四方罪人暴虐姦宄於都邑傳俾必爾反使也

使四方罪人暴虐姦宄於都邑傳使四至都邑○正義曰暴虐謂殺害殺害加於商邑百姓亦是商邑之人故傳總言於都邑也

徐甫婢反下同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傳今日戰事就

敵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言當旅進一心虔反

夫子至爲例○正義曰此及下文三云夫子此刺七亦反

既言然下先令勉勵乃呼其人各與下句爲目也上有戈矛謂擊兵矛謂刺兵故云伐謂擊刺此伐猶

伐樹傳桓桓武貌傳桓桓武貌

訓云桓桓威也詩序云桓武志也

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傳貔

執夷虎屬也四獸皆猛健欲使士衆法之奮擊於牧

野

○貔音毗罿彼皮反爾

元

傳貔執夷○正義曰釋

雅云羆如熊黃白文

獸

云貔白狐其子穀舍

人曰貔名白狐其子名穀郭璞曰一名執夷虎豹屬

弗

迓克奔以役西土○傳商

衆能奔來降者不迎擊之如此則所以役我西土之

義

○迓五嫁反馬爲禦禁也

元

傳商衆至之義○正

義

云迓訓迎也不迎

擊商衆能奔來降者兵法不誅降也役謂使用也如此不殺降人則所以使用我西土之義用義於彼令彼知我有義也王肅讀御爲禦言不禦能奔走者如殷民欲奔走來降者無逆之奔走去者可不禦止役

爲也盡力以爲我

西土與孔不同○傳

昭

臨敵所安汝不勉則於汝身有戮矣

戮

傳

臨敵所安汝不勉則於汝身有戮矣

武成第五

周書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

傳

往誅紂克定偃武修文歸馬牛

於華山桃林之牧地

○獸徐始售反本

或作畧許救反

記識殷家政教善事以爲法作武成

傳

武功成文事

修

元

武王至武成○正義曰武王之伐殷也往則陳

兵伐紂歸放牛馬爲獸記識殷家美政善事而

行

用之史敍其事作武成○傳往誅至牧地○正義

曰此序於經于征伐商是往伐也歸馬放牛是歸獸也故傳引經以解之爾雅有釋獸釋畜獸形相類也在野自生爲獸人家養之爲畜歸馬放牛不復乘用使之自生自死若野獸然故謂之獸獸以野澤爲家故言歸也○傳記識至爲法○正義曰紂以昏亂

而滅前世政有善者故訪問殷家政教記識善事以爲治國之法經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是也

武成

傳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成於克商

武成○正義曰

此篇敘事多而王言少惟辭又首尾不結體裁異於餘篇自惟一月至受命于周史敘伐殷往反及諸侯大集爲王言發端也自王若曰至大統未集述祖父已來開建王業之事也自予小子至名山大川言已承父祖之意告神陳紂之罪也自曰惟有道至無作神羞王自陳告神之辭也既戊午已下又是史敘往伐殺紂入殷都布政之事無作神羞以下惟告神其辭不結文義不成非述作之體案左傳荀偃禱河云無作神羞其官臣偃無敢復濟惟爾有神裁之蒯曠禱祖云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彼二者於神羞之下皆更申己意此經無作神羞下更無語直是與神之言猶尚未訖且冢君百工初受周命王當有以戒之如湯誥之類宜

應說其除害與民更始創以爲惡之禍勸以行道之福不得大聚百官惟誦禱辭而已欲征則殷勤誓衆旣克則空詰禱神聖人有作理必不爾竊謂神羞之下更合有言簡編斷絕經失其本所以辭不次耳或初藏之日已失其本或壞壁得之始有脫漏故孔稱五十八篇以外錯亂磨滅不可復知明是見在諸篇亦容脫錯但孔此篇首尾具足旣取其文爲之作傳恥云有所失落不復言其事耳○傳文王至克商○正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詩之文也彼言武功謂始伐崇耳殷紂尚在其功未成成功在於克商今武始成矣故以武成名篇以泰誓繼文王之年故本之於文王鄭云著武道至此而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

傳

此本說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

月旁近也月二日近死魄○旁步光反魄普白反說文作霸匹革反云月始生

魄然貌近越翼曰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附近之近越翼曰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明步行也武王以正月三日行自周往征伐商二十

八日渡孟津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

其

四月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與死魄互言哉徐音

載豊芳弓

反文王乃偃武修文倒載干戈包以虎皮示不用所都也

乃偃武修文

傳

倒載干戈包以虎皮示不用

行禮射設庠序修文教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

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傳

山南曰陽桃林在華山東皆

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示天下不復乘用

○華胡化胡瓜二反華山在弘農長竹丈反復扶又反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

衛駿奔走執豆邊

傳四月丁未祭告后稷以下文考

文王以上七世之祖駿大也邦國甸侯衛服諸侯皆

大奔走於廟執事

○駿荀俊反豆本作桓籩音邊上時掌反

越三日庚戌

柴望大生武成

傳

燔柴郊天望祀山川先祖後郊自

近始

疏

惟一至武成○正義曰此歷敘伐紂往反祀廟告天時日說武功成之事也一月壬辰旁

死魄謂伐紂之年周正月辛卯朔其二日是壬辰也

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謂正月三日發鎬

京始東行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河泰誓序云一

月戊午師渡孟津泰誓中篇云惟戊午王次于河朔

是也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牧誓云時甲子昧爽乃

誓是也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

朔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謂四月三日月

始生明其日當是辛卯也丁未祀于周廟四月十九

日也。越三日庚戌柴望二十二日也。正月始往伐。四月告成功史敘其事見其功成之次也。漢書律歷志引武成篇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於天位越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於周廟與此經不同。彼是焚書之後有人僞爲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亡其篇。鄭玄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謂彼僞武成也。

傳

此本至死魄。

正義曰：將言武成遠本其始此本說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月是建子之月。殷十二月也。此月辛卯朔是死魄故月二日近死魄。魄者形也。謂月之輪郭無光之處名魄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律歷志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顧命云：惟四月哉生魄。傳云：始生魄月十六日也。月十六日爲始生魄。是同一日爲始死魄。二日近死魄也。顧氏解死魄與小劉同。大劉以三日爲始死魄。二日爲旁死魄。旁死魄無事而記之者。與下日爲發端猶今之將言日必先言。

朔也。

傳

翼明至孟津。

正義曰：翼明釋言文釋宮云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彼相對爲名耳。散則可以通故步爲行也。周去孟津千里以正月三日行自

周二十八日渡孟津。凡三十五日。每日四十許里。時

之宜也。詩云于三十里毛傳云：師行三十里。蓋言其

大法耳。

傳其四至互言。

傳

正義曰：其四月此伐商之四月也哉。始釋詁文顧命傳以哉生魄爲十六日則哉生明爲月初矣。以三日月光見故傳言始生明月三日也。此經無日未必非二日也。生明死魄俱是月初上云死魄。此云生明而魄死。明生互言耳。

倒載至文教。

傳

正義曰：樂記云：武王克殷濟河而西

車甲釁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天下知

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是偃武修文之事故傳引之。

射是禮射也。王制論四代學名云：虞謂之庠夏謂之

序。故言設庠序修文教也。

傳

山南至乘用。

正義

曰：釋山云山西曰夕陽。山東曰朝陽。李巡曰山西暮乃見日故曰夕陽。山東朝乃見日故云朝陽。陽以見

日爲名故知山南曰陽杜預云桃林之塞今弘農華陰縣潼關是也是在華山東也指其所往謂之歸據我釋之則云放放牛歸馬互言之耳華山之旁尤乏水草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此是戰時牛馬故放之示天下不復乘用易繫辭云服牛乘馬服乘俱是用義故以服總牛馬○傳四月至執事○正義曰以四月之字隔文已多故言四月丁未此以成功設祭明其徧告羣祖知告后稷以下后稷則始祖以下容毀廟也天子七廟故云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見是周廟皆祭之故經揔云周廟也駿大釋詁文周禮六服侯甸男采衛要此略舉邦國在諸侯服故云甸侯衛其言不次詩頌云駿奔走在廟故云皆大奔走於廟執事也○越三日庚戌○正義曰召誥云越三日者皆從前至今爲三日此從下未數之則爲四日蓋史官不同立文自異或此三當爲四由字積與誤

百工受命于周

傳

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諸侯與百

旣生魄庶邦冢君暨

官受政命於周明一統

○暨其

正義曰月以望朢器反

正義曰魄生至一統○

望是月半望在十六日爲多通率在十六日者四分居三其一在十五日耳此言旣生魄故言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也丁未祀于周廟已是此月十九日矣此受命于周繼生魄言之則受命在祀廟之前故祀廟之時諸侯已奔走執事豈得未受周命已助周祭明其受命在祀廟前矣史官探其時日先言告武成旣訖然後却說受命故文在下耳諸侯與百官舊有未屬周者今皆受政命於周於此時始天下一統也顧氏以旣生魄謂庚戌已後雖十六日始生魄從十六日至晦皆爲生魄但不知庚戌之後幾日耳王

王建邦啓土

傳

謂后稷也尊祖故稱先王

正義曰謂后稷至先王

○正義曰此先王文在公劉之前知謂后稷也后稷非王尊其祖故稱先王周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

我先王不窶韋昭云王之先祖故稱王商頌亦以契爲玄王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后稷始封於邰故言建邦啓土也

公劉克篤前烈傳

后稷曾孫公爵劉名能厚先

人之業

包

傳

后稷至之業○正義曰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窶立卒子鞠陶立卒子公劉立是

公劉爲后稷曾孫也本紀云公劉之後有公非公祖之類知公是爵殷時未諱故稱劉名先公多矣獨三人稱公當時之意耳本紀云公劉復修后稷之業百姓懷之多徙而歸保焉周道之興自此之後是能厚

先人之業也

至

于

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

傳

大王至

修德以翦齊商人始王業之肇迹王季續統其業乃

勤立王家

○

大音太肇音兆

王迹于況

況

傳

大王至

王家○正

義曰詩云后稷之孫實惟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是大王翦齊商人始王業之兆迹也周本紀云王季

修古公之道諸侯順之是能續統
大王之業勤立王家之基本也

我文考文王克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傳

言我文德之父能成其

王功大當天命以撫綏四方中夏大邦畏其力小邦

懷其德傳

言天下諸侯大者畏威小者懷德是文王

威德之大

流

大邦至其德○正義曰大邦力足拒敵

遺故言懷其德大邦亦故言畏其力小邦必畏矣小邦或被棄懷德矣量事爲文也

惟九年大統未集傳

言諸侯

歸之九年而卒故大業未就

流

言諸至未就○正義曰文王斷虞芮之

訟諸侯歸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故云大業未就也文王旣未稱王而得輒改元年者諸侯自於其國各稱元年是已之所稱容或中年得改矣汲冢竹書魏惠王有後元年漢初文帝二元景帝三元此必有

子其承厥志

傳

言承文王本意底商之罪告于皇天

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傳

致商之罪謂伐紂之時后土

社也名山華岳大川河○底之履反

疏

傳致商至川河○

謂伐紂之時欲將伐紂告天乃發故文在所過之上禮天子出征必類帝宜社此告皇天后土卽奉誓上

篇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云后土社也昭二十九年左傳稱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是也僖十五年左傳云戴皇天而履后土彼晉大夫要秦伯故以地神后土而言之與此異也自周適商路過河華故知所過名山華岳大川河也山川大乃有名名大互言之耳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鄭云用事用祭事告行也

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

傳

告天

社山川之辭大正以兵征之也

疏

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正義曰自

稱有道者聖人至公爲民除害以紂無道言已有道所以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也稱曾孫者曲禮說諸侯自稱之辭云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哀三年左傳蒯聩禱祖亦自稱曾孫皆是言已承藉

害虐烝民

傳

暴絕天物言逆天也逆天害民所以爲

無道

○烝之承反

疏暴殄至烝民○正義曰天物語闊人

物之言除人外普謂天下爲天物暴絕之百物鳥獸草木皆暴絕之

傳

暴道德暴殄天物

通亡也天下罪人逃亡者而紂爲魁主窟聚淵府藪

澤言大姦

○莘在醉反數素口反

承反

疏

通亡至大姦魁苦回反窟口忽反

尚書疏

卷之二

洪古閣

逃也故以爲亡罪人逃亡而紂爲魁首爲主人萃訓聚也言受用逃亡者與之爲魁首爲主人萃訓聚也言若蟲獸入窟故云窟聚水深謂之淵藏物謂之府史游急就篇云司農少府國之淵淵府類故言淵府木鍾謂之澤無水則名藪藪澤大同故言藪澤萃淵藪三者各爲物室言紂與亡人爲主亡人歸之若蟲之窟聚魚歸淵府獸集藪澤言紂爲大姦也據傳意主字下讀爲便昭七年左傳引此文杜預云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爲淵藪集而歸之與孔異也予小子旣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

遏亂略

集

仁人謂太公周召之徒略路也言誅紂敬

承天意以絕亂路

○遏烏末反召上照反本又作邵

華夏蠻貊罔不

率俾恭天成命

傳

冕服采章曰華大國曰夏及四夷皆相率而使奉天成命

○貊亡白反
俾必爾反正傳冕服至成命○正義曰

冕服采章對被髮左衽則爲有光華也釋詁云夏大也故大國曰夏華夏謂中國也言蠻貊則戎夷可知王言華夏及四夷皆相率而充已使奉天成命欲其共伐紂也

肆予東征綏厥士女

傳此謂十一年會孟津還時惟其士女筐篚玄黃昭

我周王

傳

言東國士女筐篚盛其絲帛奉迎道次明

我周王爲之除害

○籜音匪爲于僞反

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

周傳天之美應震動民心故用依附我○應應惟爾

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傳

神庶幾助我

渡民危害無爲神羞辱

○相息亮反

旣戊午師逾孟津癸

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

傳

自河至朝歌出四百里五

日而至赴敵宜速待天休命謂夜雨止畢陳

○作踰陳亦

直刃反註同徐音塵

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

○旅

衆也如林言盛多會逆距戰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

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

○傳

紂衆服周仁政無有戰

心前徒倒戈自攻于後以北走血流漂春杵甚之言

○倒丁老反漂匹妙反徐敷

○義曰既戊午至我師○正

妙反之匹消反杵昌呂反辭也其上闕絕失其本經故文無次第必是王言既終史乃更敘戰事於文次當承自周于征伐商之下此句次之故云既戊午也史官敘事得言罔有敵于我師稱我者猶如自漢至今文章之士雖民論國事莫不稱我皆云我大隨以心體國故稱我耳升要王言乃稱我也○傳自河至畢陳○正義曰出四百里

驗地爲然戊午明日猶誓於河朔癸亥已陳於商郊凡經五日日行八十里所以疾者赴敵宜速也帝王世紀云王軍至鮒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見王問曰西伯將焉之王曰將攻薛也膠鬲曰然願西伯無我欺王曰不子欺也將之殷膠鬲曰何日至王曰以甲子日以是報矣膠鬲去而報命於紂而雨甚軍卒皆諫王曰卒病請休之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報其主矣吾雨而行所以救膠鬲之死也遂行甲子至于商郊然則本期甲子故速行也周語云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雨止畢陳也待天休命雨是天之美命也韋昭云雨者天地神人和同之應也天地氣和乃有雨降是雨爲和同之應也○傳旅衆至距戰本紀云紂發兵七十萬人以距武王紂兵雖則衆多不得有七十萬人是史官美其能破強敵虛言之耳○傳紂衆至之言○正義曰罔有敵于我師言紂衆雖多皆無有敵我之心故自攻於後以北走自攻其後必殺人不多流血漂春杵甚之言也孟子云信書

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三策而已仁者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不仁如何其血流漂杵也是言不實也易繫辭云斷木爲杵掘地爲臼是杵爲舂器也

戎衣天下大定

衣服也

一著戎服而滅紂言與衆同心動有成功乃反商政

政由舊傳

反紂惡政用商先王善政囚奴釋箕子囚封比

千墓式商容閭

皆武王反紂政囚奴徒隸封益其

土商容賢人

紂所賤退式其閭巷以禮賢

疏傳皆武王禮賢

○正義曰紂囚其人而放釋之紂殺其身而增封其墓紂退其人而式其閭皆是武王反紂政也下句散其財粟亦是反紂於此須有所解因言之耳上篇云囚奴正士論語云箕子爲之奴是紂囚之又爲奴役之周禮司厲職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鄭衆云爲之奴者繫於罪隸之官是囚爲奴以徒隸役之也商

容賢人之列名糾所敗退處於私室式者車上之橫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式遂以式爲敬名說文云閭族居里門也武王過其閭而式之言此內有賢人式之禮賢也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卽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是說商容之事也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

傳紂所積

之府倉皆散發以賑貧民

○散西疏

傳紂所至貧民

爲府藏粟爲倉故言紂所積之府倉也名曰鹿臺鉅橋則其義未聞散者言其分布發者言其開出互相

見也周本紀云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閔天封比干之墓命南宮括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也然則武王親式商容之閭又表之也新序云鹿臺其大三里其高千尺則容物多矣此言鹿臺之財則非一物也史記作錢後世追論以錢爲主耳周禮有泉府之官周語稱景王鑄大錢是周時已名泉爲錢也

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傳施舍

已責救乏賙無所謂周有大賚天下皆悅仁服德。賚力代反徐音來已音以責傳施舍至服德○正義側界反賙音周本亦作周左傳成十八年晉悼公初立施舍已責成二年楚將起師已責救乏定五年歸粟於蔡以賙急矜無資也杜預以爲施恩惠舍勞役也已責止逋責也皆是恤民之事故傳引之以證大賚所謂周有大賚正指此事故言所謂也有二帝三王之事周有大賚論語文孔安國解堯曰之篇悅是歡喜服謂聽從感恩則悅見義則服故天下皆

悅仁服德也帝王世紀云王命封墓釋囚又歸施鹿臺之珠玉及傾宮之女於諸侯殷民咸喜曰王之於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籍之乎王之於色也見在者猶歸其父母況其復徵之乎是悅服之事也

列爵惟五

傳

卽所識政事而法之爵五等公侯伯子男分土惟三

傳列地封國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爲

三品

充

傳

列地至三品○正義曰爵五等地三品武

孟子曰北宮鑄問於孟子曰周之班爵祿如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矣嘗聞其略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書地理志亦云周爵五等其上三等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世儒者多以爲然包咸注論語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謂大國惟百里耳周禮大司徒云諸

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
里男一百里蓋是周室既衰諸侯相并自以國土寬
大皆違禮文乃除去本經妄爲說耳鄭玄之徒以爲
武王時大國百里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王制之注

矣具建官惟賢

傳立官以官賢才位事惟能

傳

居位理

事必任能事重民五教

傳

所重在民及五常之教

疏

重民五教○正義曰以重摠下五事民與五教食喪
祭也五教所以教民故與民同句下句食與喪祭三
者各爲一事相類而別故以惟目之言此皆聖王所
重也論語云所重民食喪祭以論語即是此事而彼
無五教錄論語者自略之耳

惟食喪祭

傳

民以食爲命喪禮篤親

愛祭祀崇老養皆聖王所重

○養羊亮反

惇信明義

傳

天下厚行信顯忠義崇德報功

傳

有德尊以爵有功

報以祿垂拱而天下治

傳

言武王所修皆是所任得

人故垂拱而天下治

○任而鳩反治直吏反

疏

○正義曰說文垂拱而天下治

云拱斂手也垂拱而天下治謂所任得人人皆稱職手無所營下垂其拱故美其垂拱而天下治也

尚書註疏卷第十一



